

新修高邑縣志序

邑志非專志輿地也上自天文下迄物產與夫政令之得失風俗之淳薄官師人物之臧否皆繫焉卽紀山澤所以審地利之宜非誇名勝也紀藝文所以示激揚之指非尚詞翰也然則志也者其史之支流乎夫以都會之志與史較簡矣而郡而邑抑又簡矣要其義例則一也鄙之有志昉於明之中葉明以前往牒闕如無可徵信今所傳本爲我

朝康熙二十四年前令劉君所修余自己酉歲承乏茲

土按閱圖經私心竊議其蕪畧旣詢諸邑之士大夫
知前令江君嘗於戊戌歲葺有志槩未及授梓亟取
而之則視舊本加詳派別部居釐然有序而其中
舛譌猶多未盡正者或由屬草未定之故與因念鄙
之爲邑著於春秋及趙世家更名於後漢地雖褊小
封壤最古而二千年中之人文自正史所錄而外槩
無聞焉今距舊志之修又百有餘載江槩僅存未登
梨棗脫更因循弗舉則此百餘年中事實不又等煙
雲之漸滅哉爰於簿書之暇考獻徵文分類編葺適

高邑縣志
卷首序
吳中友人若汀沈君來主講趙州書院與之往還商
摧拾遺訂訛遂哀然成帙雖紀載僅止方隅而往喆
之懿燬政治之利弊義例已具于斯後之君子或因
是編而討論潤色之當亦識大識小之一助也夫

嘉慶五年歲次己未夏四月知高邑縣事羅平陳
元芳撰

縣志舊序

古者天下用封建列國皆有史國裂而爲郡邑夫邑
專國稱國專史稱志之所爲稱與史也者所以述往
詔來必不可之挈典也合而爲史散而爲志志也者
史之所取材也故志不可無也合則尙要散則尙詳
居郡邑而不知其郡若邑之故是猶家者不知其家
故志不可無也今天下尤好文郡邑幾無無志者然
志難夫至其長吏與士大夫往往藉以相悞則又過
矣吾邑故有志然與無志同何則不啻畧無論不文

邑大夫金公期月政舉乃以志謀之學博韋君稍稍
草創公乃大肆搜討運以雅筆始於乙未八月越明
年六月告成於是一邑之事爛然有第蓋邑始爲有
志矣大夫屬余爲序夫史之作何也爲天下國家慮
也志之作也亦爲郡若邑慮也其大者若紀天文非
慮干陰陽乎紀地產非慮竭物寶乎紀往行非慮懣
法戒乎紀謠俗非慮曰壞而不可返乎吾邑卽吾所
覩記二十年之間事事都殊往五風十雨城內有魚
羸今旱過於湯或麥潤卽穀乾無全稔之年矣往雖

無畜積汙可無飢今枵腹者衆無論囊人有田者賤
鬻不售至訟於官邑以西地高尤不能旱屋椽多爲
薪矣而是時天下皆尙侈吳越之錦綺競爲新巧力
能稱責者必服之而後已婦人皆高冠長衣從樸求
艷從艷求妖男子亦往往華其衣履及一切飲食徵
逐之費大抵求一旦之愉快不暇問明日邑之人力
不能及視他邑爲儉然一人一年之費倍於向時矣
又邑小而僻邇來乃以悍聞長吏每日難治然自閭
閻視之無難也而上以爲難故誠難哉邑之抗敝澆

滴見於今日長人者所以爲吾邑慮及吾邑之所以
自爲慮亦惟今日不可後也余林居情竅不能說一
詞於志幸吾邑之得公而志也乃著公立言之意以
告邑之人明區區桑梓之念云爾邑人趙南星撰

邑志成邑大夫臨況不佞而屬之言不佞辭之不得
也夫志者何志邑之事也何志乎美惡者俗利病者
法苦樂者情賢不賢者人污隆者政以至災祥因革
可爲憂嘉可爲法戒靡不具志志何容易先是邑無
志志之自嘉靖初周大夫始不佞弱冠讀之潦畧無

當也時竊嘆之蓋鄙自魯哀公時入春秋至戰國趙以奉信陵君湯沐賞存趙功所與遊最賢者毛薛二公此馬還所牒舊志失之況他書乎而地自北齊移城後延袤哀並無可證考卽千秋臺傍五城陌且無可迹尋則自戰國來至嘉靖時其人其事堙沒者何可勝紀由嘉靖至今又數十年矣姑以不佞耳目論如驛傳站銀旣隨額辦而樂城之牌夫若干青夫若干復責之協濟謂何甚且挈兩邑丁糧支費代之見不倒乎始或籍手救急後乃膠襲不破邑之人第忍

死茹荼不革求一息肩也況其間時有繭抽於農民
肉剗於匱筭室罄於行戶株連於不經爲父老睹記
不盡者又不知其幾夫安得不重余之太息也乎乃
今幸有金大夫大夫至甫期年政治人和暇取邑事
筆成今書美惡利病人物苦藥賢否污隆之狀犁舉
臚列一一可指而數蓋從昔之堙沒散逸累百千數
千年中而蒐討得之益以近事故視昔加詳矣自今
以往按圖籍見疾若與美利遂生樂法賢喆救偏敝
何患澆惡之不革何患痛苦之不離何患污而不隆

也然則金大夫之功誠不易量繼之續之志而勿替
不佞且不必爲桑梓多堙沒之前慮而邑之父老子
弟被利益荷周澤又焉有窮已乎必如是而後見大
夫之志非記空言也邑人郭實撰

客歲僕執役東土隨計上燕都始知量移於鄘京邸
舊知俱來唁謂鄘故徧民故多悍積稱難治前令相
繼罷去者五六輩如奕棋然被除日者卽彼中人士
亦私眊爲鬼樸甚哉鄘難令也僕驚且疑者久之旣
而思曰方今聖明莅字賢良當路顧才能無足任驅

使佐黔者萬分一耳令難爲鄙無難令也何也僕夙聞鄙鄉先達鴻名雷轟芳標嶽立私願爲執鞭今茲藉手識韓御李便不虛生此外安所不可矣僕所懼者懼鄙屋難昭糾紛難理不口難調上官難事政以賄敗務以情窳瞽而自障率而杌露躋巉巖行畏途所爲早夜慮隕越者也鄙信褊信多悍天下豈有理外之人心哉而難令耶承乏期年家眎邑子眎民招好剔蠹節冗汰浮鄙業苦貧絜升合成戶連歲旱魃肆虐十室九空嗷嗷待盡物極思變奈何無悍僕乃

由爲之吮沫如扶病羸刑寬而歛緩苛滌而寬伸期
於利民而止歲復就稔閭閻甫有生色流移漸歸迺
知鄙非難治上難之也鄙民非多悍貧迫之也往僕
以督蒔植稽保伍沿邱履畝軌跡且徧見民皆奉法
如流無敢後且他邑多盜鄙固固無萑苻之夫則明
驗可券也僕習見悍者號難治者率鋒刃其舌轆轤
其腸聽之轉眩撲之愈烈若鬼魅不可方物以鄙民
相提而較奚啻星淵已僕不佞性闇初釋鉛槧而躬
簿書私喜有所咨法不迷躓而矚謠俗猶有古遺樸

焉故志成而補述民風娓娓若是告牧鄙者毋徒口
實於民而以自解免也萬歷丙申知縣事金四科撰
余髫齡時卽侍先君子宦邸先君子自三韓從

龍燕都累功邊隅疆場日久庭訓日少余幼年是以乏攻
苦及長以蔭得肄業太學方思奮志典籍忽以

北闕恩來分符鄙邑學力未優安得不惴惴焉民社是懼
遐思克稱司牧之任者惟教養兩途余自下車迄今
無時不以教養兩字拳拳於心憶壬戌逮今越三載
矣其所以養之者固未盡合乎道盡如乎願然建義

倉勸捐穀或可以補不足助不給發錢穀督鑿井或
可以備荒旱禦饑饉養之之道庶得其梗概美而教
之之方概乎未有嘗思欲啟佑後人須無湮沒前賢
奧稽古鄙爲信陵君湯沐邑爲漢光武登極地鄙亦
地靈也哉自明迄我

朝內則館閣銓卿繡衣棘寺外則觀察方面首元高第
雖雖傑出代不乏人誠甲第淵藪在恒陽爲文獻之
邦矣何考之縣志其舊志歷年深遠幾不復問其新
志前令河陽薛君奉

旨重修乃事未竣而他務不逮僅有稿存且其篇帙之泛濫序跋無成古之博采者固多今之遺漏者間有嗚呼譜牒失傳則宗系系典志失傳則文獻闕豈非邑令之責歟余用是每於退食之暇細加披閱而欲補成之但恐學疎才拙難以遠傳乃請侍御趙遯庵先生始終襄厥事焉趙公父子祖孫巍科奕葉巡方秦越冰心鐵面藉藉名教今年近八旬猶手不釋卷真儒博學爲今日之伊洛比重也故受余託捉刀之下增者增刪者刪缺者補紊者敘筆削之嚴詞藻之麗